

前言

何春蕤

在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份，首先传出台大女学生在宿舍被强暴的传闻，接着便爆发师大黎姓教授强暴女学生案，以及所谓「七匹狼」的老师名单。四月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也爆发老师性骚扰学生案。五月份遂有「女人连线反性骚扰校园巡回座谈会」系列，以及五月二十二日的「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以抗议学校当局和教育部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不当。（与此同时，还有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及家长对抗系方独裁压迫的罢课抗议，文大学生并且参加了五二二的游行。）

在这次五二二游行中曾出现「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口号，事后竟然又引发另一波媒体及大众的剧烈反应和讨论。有的报纸甚至在头版头条的地位刊出「性高潮」字眼，这是公共论坛（public sphere）从未有过的现象。（注：这个口号常被人误为「只」要性高潮，这是完全错误的。女人怎会「只」要性高潮呢？我们要的各种愉悦和各方面的权力多着呢！）

在过去，「性」、「身体情欲」常被认为是「私领域」的事，不宜在公共领域中讨论。另方面，男性知识分子最喜欢夸夸而谈地吹嘘公共论坛中每个「人」的地位平等，言论自由等等，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公共论坛」仍是被父权制的性压抑所渗透的权力机器。这种公共论坛不但经常是「制造共

识」的机器，更必然是主流排斥边缘的机器；所以像报纸的头版头条这种公共论坛，根本不太可能出现「阴核高潮」、「肛交」等等议题。「有关『公共论坛』的讨论，可参考《台湾的新反对运动》一书，《公共论域》一文，页一二九—一三五，唐山出版社」。这么看来，五二二游行的突破效果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

此外，这次「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事件，也暴露出「男性」医师在知识／权力的网络中如何「再现」、「管理」、「安排」及「规范」女性身体和相关的性活动。我在《豪爽女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严厉的批判。

对我而言，性解放、性自主或者情欲自主、情欲解放都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在运动策略上），所以上一章和这一章也没有什么基本的分野。

不过这一章有一部分文章的写作背景和一九九四年的校园性骚扰案有关，所以我把它们和有关性骚扰或性侵害等话题的文章放在本章中。

另外，与校园性骚扰案相关但集中于师生伦理和师生恋的话题之文章则放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